



戰國策第四

齊

威王

田齊桓公子。
按史名因齊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
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
因以為辭、攻之、亦可、

盼即盼字
盼子居四臣之
一威王所諄以
照千里者為謀
若此豈足寶哉
以簡質見惑

章、匡章。盼、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並齊將
皆以子名之。猶嬰子文子也。易、移與之。可、可責

其償也

戰國文字問答處不用曰字亦常事此對曰亦不必增對曰二字補史有

一本甲作曰是言將屯於其郊故後云乃起兵南攻

要留此意在後說乃有波有態

簡盡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

破之桂陵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也且猶與也兩國不戰故趙不拔而魏全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

而一作如
廢一作發

稱元作拜

至此乃解

亦勁

末二語佳甚
威王可謂能
自知人矣

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啓章子母名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頃之間有頃之間也。句奇下頃間變文。而此三者之而猶如也。廢謂罷之一本作發是既降矣安用廢為

張可疑即張
丑

突來奇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可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其見恩

王鑿曰齊為勝
言為楚所勝也
敗者得魯則可
因敗為勝故必
見德

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楚時未敗而云與不勝者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今以全眾合敗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

開史作閱

曲撓而誅謂以逗撓不進坐誅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

高注朕讀曰逆

據事寫出而意宛然更不費辭明潔

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貌同徒結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狀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妻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

一本問之客一無客字

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

東得佳

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跌目側也。故有光艷意。坐朝廷而四國朝之。不待兵也。故云戰勝於朝廷。按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聘而聞政。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云云。恐與鄒忌事有訛舛。

宣王

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

未敵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敵。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南梁之難。魏伐韓也。田侯猶上陳侯。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

曾本先皆作老亦生硬而未佳恐有誤字

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先。弱守於主。主者循軼轍之途也。轄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敝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泰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彼謂齊也。齊軍已與梁戰。雖勝亦罷。今使當前。故云於先也。弱弱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名。蓋齊之險隘。姚云。曾本先皆作老。恐上句多於字。謂以罷敝老弱守險敵眾。而以精兵

攻齊。下云輕車銳騎者也。軼。轍同。車迹也。循軼。言其險不得方軌。適相循耳。轄。車軸端鍵也。路狹車密。故相擊相摩。重。輜重也。雍。去聲。雍門。齊西門。正。猶制治也。

元相絕句
相齊向蓋鄒
忌恐也

一本為下有
君字留下有
之字

必字補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為留楚為鄒
留田於楚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徐一作徐疑
即今徐州字
說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

臣下弗字補
弗與史曰不
附

王因弗逐

徐說文作郟。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逐使齊逐之也。不善不與盼善。

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束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語緊切若計策則是戰國常套

由逆讀作去

東猶歛。謂燕齊和成。歛兵不戰。唐曲逆並屬中山。二國戰不暇北顧。趙可以其間取中山也。吾也。吾趙也。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

地兵襟叙亦只是肆口快無襟法

兵強

形容處大有色

叙事瑣悉

國富

穀元作擊

叙得塘博有生色

以上總是說齊之強

所以以字補

以下說去秦之遠

是故之故元作後姚本作衛元作闡至衛一作過衛

喝元作獨揣摩敵情如觀

固一作故晁本不敏下有云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主君非以稱蘊秦恐衍主字史作足下

戰國策

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幘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

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四塞言四方皆有險固也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故云五家之兵雖銳也呂氏春秋所貴雖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王逸云投六箸行六棊謂之六博劉向別錄楚鞠黃帝作蓋因娛戲以練

戰國策

古語千里一
賢猶此比肩

快逸
寥：數語而
神甚豐其機
如注

更進一步說
得有力

謂元作為

形容妙處只
在環騰三五
上古人每有
此令人不解
有此
承一作乘

武士。踰即蹙也。轂元作輦。輦者擊之誤。說文。擊車牽相擊也。史作轂擊說苑齊人好轂擊。軌車轍爾雅方舟併兩舟則此方軌亦兩也。主君稱蘇秦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罌黍梁父之陰則邳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

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千里比肩。百世隨踵。言士難得也。却却也。言多獲。車重不前。疇類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

姚云若誠下劉
本無不字恐有
訛舛
乃更快

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

甚有口然于
理于事于情
良然

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仇敵制其餘敝，言楚將因齊兵勞而伐之也。伐與國醜也，而有楚伐之危，故云名醜而實危。

左意造語大
約類于書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

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

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

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

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

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

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

機鋒太鉅近乎訕

用韻

語一作與來服元作服求求屬句

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簏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

而元作以之

如賦如誦儘有詞鋒

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

形元並作刑

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
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
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
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
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
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
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
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
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

調貴

類莊

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
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
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
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
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
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
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
反璞則終身不辱

君子二字補
真字補
此君子字似
不必增且屬
無因

戰國策 齊

趨就也。役為之使。處在其位。五節為鄙。郊外曰野。得失之策。謂貴士也。禍必握。禍隨之。如手握

王斗一作王

便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

五字補

授元作受

譎諫

談諧

而元作是劉本無之駟之字補

俊一作遠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松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騾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

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
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
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
官齊國大治

徐之使無趨至也籍土地人民之籍猶賜履也
耘失也春秋傳耘子辱矣莊小疏毛嬙越王嬖
妾穀縹紗也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為
上大大夫者七十六人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
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髡之徒類皆詭誕無實
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觸勸以
貴士王斗譏其
不好士有以也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

七略齊田駢
好談論齊人
為之語曰天
口駢

即口頭語成
文爽快之甚
譽當作贊

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
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
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
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
子駢

設者虛假之辭
為役為駢給使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
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同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
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

倒對宕而奇
亦用錯法

鶩有餘食。下宮糝羅。純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孰而之而語辭也。
糝雜也。緣衣純。

閔王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

寫意狀絕妙
左右手妙終
亡其酒妙

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

蛇足之論固
多以為口實
然戰勝而不
知止謂之添
足可耳如未
為蛇何故凡
搃此論皆未
嘗為蛇者也

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異貴於此者何。問此外復有貴者不也。不弱兵言恃其強。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闞音禱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

闞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闞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齊楚勁敵，封嬰則楚增一敵矣，故怒。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

亦快

一本君長有齊
夫疑作失韓
子作失齊

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田嬰論。有於此。言此外應復有。高注。於此。止無走也。亡無同蕩。放也。言自放肆。長雄長之長。姚氏本奚以薛為夫齊句。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

嬰知王之厭
五官之計也
而以日覽嘗
之不可不覽
而厭之則不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今與靖郭君。姚云一作王曰。說五官吾厭之。今一本作令。

得不委計於
嬰。因以收
齊之權耳

五官。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典。司。五眾。計其事之凡也。又按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高曰。計簿書也。說吾而厭之。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故以委之。

疵呂覽作警
全與呂紀知
士篇同

剗剗通又去
亦明快有姿
態然不甚鍊
淨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犬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

子靖郭君元
作子曰靖郭
君

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
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
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
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
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
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順豕視若是者
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
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
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

舞劉本作帶

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
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
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閔王太息動於
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
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
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閔王自迎靖郭君
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
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
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

并此斷語亦
同則似乎取
之呂紀者

繳語蒼然有異

單國策

不為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齊貌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呂覽作劇貌辯証諫也孟嘗邑名在薛旁剗翦也而汝也類族類劉辰翁云過願即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即相法所謂下邪偷視信反始信後反也三日而聽王辭聽其

精勁無開語節醒狀

醒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

語工隋

奇語

力一作刀

事情透切

醒

山字補

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

戰國策齊

此意更深一層更切實中的

伐韓下有關人必著韓之謂救以下文韓使者知之

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遞更相伐也。兩彼我也。反之。反古也。死辱死於辱。舉齊言得其地也。諸國勢不得合。故謂之孤。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

一曰下字衍

還一作遣

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天下以燕賜我者、天下之國皆有兵事、而不得救燕、則齊必取燕、是天下賜之矣。

說字補

連衡至齊亦辭窮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者、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

獨此處快

獨言趙者齊以趙為障蔽

故番一作蕃蘇秦傳注常山有蒲吾

龜捕盡彌究二反

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効河外趙入朝龜池割

一本百下有里字

一本張儀下有聞之字

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

衍張字

此意已巧

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

此乃更巧

不變文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

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齊以此責秦。故曰齊讓又至。已畢使事畢也。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鬻吾國矣。』遂不

因一作曰

與儀一作與衍

聽

合橫親猶言從親。敗敗其橫事也。解衍解說衍於儀使之釋怨。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此著書者叙說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新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

羅子元作蘇秦變態雖多然尚覺單薄此是鑪錘之力未至大約以此二意左右同利

按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略

一事而反覆作十段節之呼應亦叙事之一法

此自是戰國
士有意作文
字若事有相
類者自可效
作一篇

此二子字因
舊

從橫倪備錄
索盡露于此

一本太子
補楚字

故曰七字元
作注姚云曾

此七字不作
注叙說者分
其文而屬之
故以此著列

簡隋

前略此詳此
即是上條註
解

戰國策

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

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

戰國策 齊

此兩條只是
一意可并為
薛公方留太
子使之得去
不知用何術

狀

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
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
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
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
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
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
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
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
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

此一條却是
打破挿於中
甚奇

去字補晁本
有

一本固約

疊語有態

薛公之下或有
闕或之字作者
字或衍之字

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
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
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
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
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
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
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
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
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

因姚云劉作固

語隋

此章多用也
字法

未故欠一節如
半開蓮花然如
說盡反無味矣
莊子變憐蛇篇
亦然

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蘇
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
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
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
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
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
則是與楚為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
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
薛公以善蘇子。



